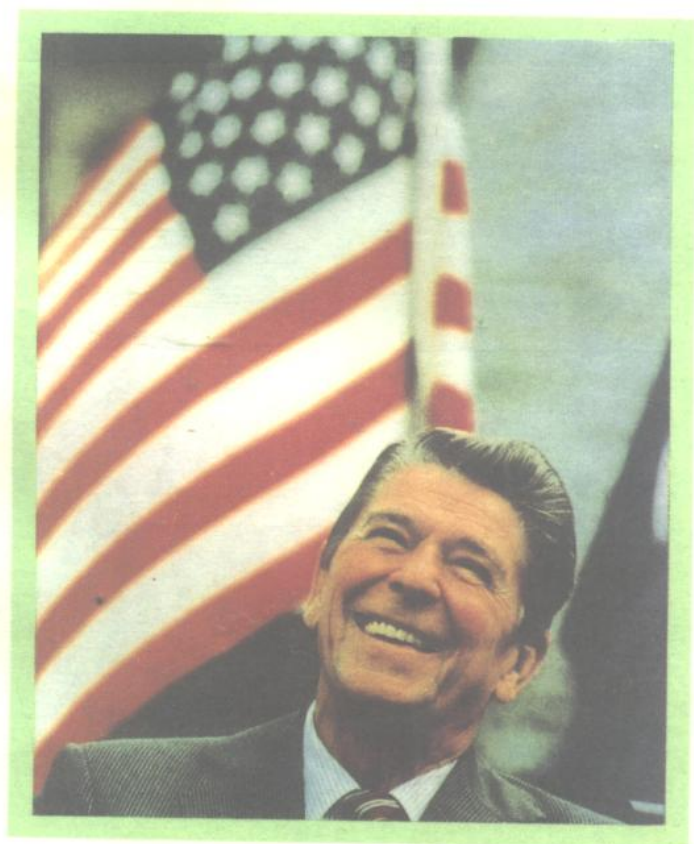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里根自传

〔美〕罗纳德·里根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名人自传

里根自传

〔美〕罗纳德·里根 著



世界名人自传

世界名人丛书

里根自传

[美] 罗纳德·里根 著

张宁 李天然 封长虹 陈雄 郑水园
殷罡 郑志国 赵祥龄 张健 王 韬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 American Life
Ronald Reagan
The Autobiograph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0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90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邵 兵 米小平
王 江 今 晨
封面设计：丁 品

里 根 自 传

[美] 罗纳德·里根 著

张 宁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0.75 插页：2 字数：535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12-0373-3/K·70 定价：8.00元

出版说明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卸任后所写的这部长篇自传，一出版即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书中记述了里根多方面的阅历：1911年出生，从一个鞋店店员的儿子成长为体育播音员、好莱坞影星，两度结婚，三年戎马生涯，出演50余部影片后弃影从政，两任加州州长，1981年——近70高龄入主白宫。全书重点则是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八年的经历。这是关于里根的其他诸种传记所未能详述的。这也正是此书之所以吸引众多读者的原因所在。

里根在美国总统中颇具特色。他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谓立场鲜明，态度强硬。上台伊始，他即以挽回美国颓势、重振美国国威相号召，对内实施所谓“经济复兴计划”，对外加强同苏联对抗，维护并力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他提出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实行大规模的扩充军备计划，包括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以此作为维系美国全球霸权的威慑力量。在地区争夺中，他到处插手，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入侵格林纳达、袭击利比亚、介入黎巴嫩内战、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力图削弱苏联在各地的影响，谋求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对阿英马岛争端、菲律宾推翻马科斯统治，里根政府也不置身局外。里根第二任期适逢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他适应苏联调整对外政策、实行战略收缩的新形势，同戈尔巴乔夫频繁会晤，签署美苏中导条约，缓和美苏紧张关系，并力图推动苏联、东欧“和平演变”。凡此种种，在里根的这本自传中都有充分反映。书中披露美国政府决策内幕，穿插里根本人的思想脉络、活

动方式、生活轶闻，以及周围众多军政要员的出没沉浮，使这本书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可供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作为美国资产阶级著名的保守派和强硬派，里根的反共立场是毫不掩饰的。他在本书中赞美美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制度”，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断言“共产主义失败”。这些言论对于认识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政策思想是些极为有用的材料。里根从美国利益出发，主张同中国发展和改善关系。但书中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对中国的改革也有曲解之处，相信读者对这些问题自会鉴别。

本书翻译分工：一至十六，张宁；十七至二十七、五十六，封长虹；二十八至三十八，陈雄；三十九至五十三，李天然；五十四至五十五，郑水园；五十七至六十一，殷罡；六十二至六十九，郑志国；七十至七十六，赵祥龄；七十七至七十九，张建；八十至尾声，王韬。

EN14/25/8

献给南希。她将永远是我的
第一夫人。我想象不出没有她生
活会是什么样子。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 从迪克森到华盛顿	7
第二部 新的开端	199
第三部 坚持到底	271
第四部 中东、黎巴嫩和格林纳达	363
第五部 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423
第六部 军备控制：从日内瓦到雷克雅未克，从华盛顿到莫斯科	491
尾 声	657

序 言

1985年11月19日清晨，南希和我很早就醒了。透过天边刚刚露出的熹微晨光，我们在卧室里临窗远眺。日内瓦湖烟波浩渺，笼罩在一派苍茫之中。湖畔和官邸花园里残雪斑驳。湖边这座18世纪的宏伟官邸已借给我们暂住几日。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威严高耸的群峰。

湖上雾霭缭绕，涟漪起伏的水面看上去象是抛过光的锡镬器皿，泛着白光。天空则布满了阴沉的黑云，仿佛拉上了一张巨大的帷幕。

这是一幅沉闷但却非常美丽的风景画。

五年多来，我一直在渴望着这一天到来。几周之内，关于苏联的政治形势、核武器控制的复杂问题和克里姆林宫的这位新人，我不断得到详尽的情报。我在前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上帝，我希望我已一切就绪。”

自从三天前来到日内瓦后，南希和我的睡眠都不太好。在从华盛顿起飞后的八小时航程中，我们在“空军1号”上进餐，时间正是日内瓦人坐下来吃饭的时间，试图以此调整我们自己，以便适应瑞士时间。医生说这将有助于减轻高速飞行打乱生理节奏所产生的反应。然而一天天过去了，我夜里总是时睡时醒。

也许这是高速飞行打乱生理节奏所致吧，但我发现，对将要来临的事情，实在很难不去想它。

乔治·舒尔茨告诉我说，即使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第

一次会谈得到的唯一东西是达成举行另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协定，也是一种成功。但我要实现的绝不仅限于此。

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打破把我们两个国家隔离开来的不信任的屏障，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在这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某种个人关系。

在以前的五年间，我逐渐意识到，克里姆林宫里有许多人对美国真的害怕。我要让戈尔巴乔夫深信，我们要和平，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此，我是带着一个计划赶到日内瓦来的。

俄国人带来了他们的外交官和武器控制专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班子。但是我要找一个机会与戈尔巴乔夫单独会面。

自戈尔巴乔夫八个月前上任以来，他和我暗中交换了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向我表明，他可能与我以前所知的苏联领导人是不同类型的俄国人。

那天上午，当我们握手时，当我观察他的微笑时，我感觉到我一直是正确的，并感受到一种乐观情绪的躁动，我的计划可能奏效。

我们开始第一次会谈时，我们的顾问都在场，戈尔巴乔夫和我相对而坐。我告诉过我的班子，我将要干什么。

在我们的技术专家开始讲话时，我对他说：“趁我们这儿的人讨论武器控制的需要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外面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的话音未落，戈尔巴乔夫已经站起身来。我们一同漫步，走了100码左右，踱下小山，来到湖畔的一座游艇船坞前。

我们下山时，空气清新，但非常冷。我曾吩咐白宫工作人员在我们到那儿之前生好火，他们遵命行事。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把火搞得太旺了，以致引燃了壁炉上那个华美的壁炉架，不得不泼水灭火，然后在我们到达前又用了几个小时重新生火。

我们在暖融融的壁炉旁坐下来，只有我们两个人和我们的翻

译。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想他和我两人都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境之中：“这个房间里的两个人，也就是你和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人。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两个人。”

我借用一句名言继续说道：“总书记先生，‘我们彼此不信任不是因为我们都拿着武器；我们都拿着武器，是因为我们彼此不信任。’我们双方和我们的人民正在谈论削减军备，这是好事，但是，你和我谈论一下怎样才能削减我们之间的不信任，是不是也同样重要？”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对于同戈尔巴乔夫的这第一次会谈，我曾多次思考过。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确保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生存。然而，40年来，核武器始终使世界处于恐惧的阴影下。我们与苏联人的交往，以及他们同我们的交往，一直基于这样一种众所周知的政策——“确保相互毁灭”，即MAD政策，这是发疯^①。这是我听说过的最为疯狂的事情：简单地说，它要求每一方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虎视眈眈地摆在那里，以毁灭另一方，这样，假如一方发动进攻，第二方就拥有足以在几分钟内就消灭其对手的炸弹。我们是一只使人绝不能淡忘的按钮。

没人能打赢一场核战争，而且正如我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战争绝不能打起来。

1981年我进入白宫时，美国军事肌肉的纤维质已严重退化，以致我们对苏联人进攻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非常值得怀疑。战斗机不能升空，战舰不能出航，因为长期缺乏备用零件；我们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正在离开军事部门；我们志愿部队的士气一蹶不振；我们的战略武器，即作为我们威慑力量基础的导弹和轰炸

^① 双关语。“确保相互毁灭”的英文缩写MAD作为一个单词，词义为“发疯的”。——译者

机，10年期间没有更新，与此同时，苏联却创造出一部咄咄逼人的战争机器，它在每个层次上都使我们黯然失色。

我要走到谈判桌旁，结束互毁政策的疯狂，但我知道，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大提高它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强大而非虚弱的立场上同苏联人谈判。

现在，我们的军事威力绝不在任何人之下。1981年，我们着手实施一个宏大的方案以重建我们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主要通过不为人知的外交途径做出努力，希望能把苏联人领到谈判桌前。

对于苏联欺诈行为的纪录以及它背弃国际条约的长期历史，我了如指掌。我见过葛罗米柯。我见过勃列日涅夫。我知道自列宁以来的每一个共产党领袖都负有推翻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的使命。我是通过亲身经历了解这种欺诈战略的；多年以前，我曾与企图接管我们国家并摧毁民主制度的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地较量过。

我知道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对我们来说，不去尽力寻找一个共同基点从而使我们可以见面并减少最后大决战的危险，这种赌注实在太大了。

五年多来，我那不动声色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这只由于一件事：作为我对手的苏联领导人总是相继过世。但当我们来到日内瓦时，我感觉到我们可能有机会同克里姆林宫的这位新人向前迈一步。

戈尔巴乔夫坐在炉边与我交谈时，显然毫无保留地相信苏联的生活方式，并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大量他所听到的关于美国的宣传：军火制造商控制着我们的国家，黑人受到奴隶般的对待，我们有一半的人口睡在大街上。

然而我也意识到，他愿意倾听，而且他可能象我一样意识到，在铁幕的两边都存在一些神话和偏见，这些东西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具有潜在致命性质的不信任和误解。

我知道，他也有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促使他要求停止军备竞赛。苏联经济好象一只打水的竹篮，这部分是因为浩大的军费开支。他必定知道，美国在从1981年开始重整军备后，其军事技术的质量是他们望尘莫及的。他必定知道，只要我们要干，我们在武器上的开支能够大大超过苏联。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我告诉他，“我们或者达成协议削减军备，或者继续进行军备竞赛。至于后者，我想你知道你们赢不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听任你们保持对我们的武器优势。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做些事情，结束军备竞赛。”

温暖的壁炉旁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结束时，我不能不认为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借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句话说，我们在睡觉前还要走好多英里路。

我们的顾问还在开会。我们登上小山向他们开会的那栋房子走去时，我告诉戈尔巴乔夫：“你知道，以前你从未到过美国，从未亲眼看过美国。我想你会喜欢到我们的国家去访问。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个协议，明年在美国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我特此向你发出邀请。”

“我接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然后，稍微停顿了一下，他说：“但是你也从未看到过苏联。”我说“是没有”，于是他接着说：“那好，让我们在苏联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你到莫斯科来。”

“我接受。”我说。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人时，他们感到难以置信。两次最高级会议的一切就这么定下来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可能发生。

我懂得在日内瓦这个阴冷多云的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具有的嘲弄意义。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大声疾呼，告诫世人注意共产主义对美国 and 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政敌们说我是右翼极端分子，黠武

主义者。我曾把苏联叫做“邪恶帝国”。

现在，在这里，我正在同克里姆林宫开始谈判，而且在谈判的同时，我还面带微笑向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伸出了热情的手。

然而我知道，我并没有变。如果说有什么变了，那是这个世界在变，它正在向好的方向变化。世界走近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我们有机会使它在现在和21世纪成为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地方。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我们在日内瓦奠定了一个基础。

两天后，当南希和我飞返华盛顿时，我有机会回顾一下把我引向日内瓦的历程。

我不得不承认，从伊利诺斯的迪克森和衣阿华的达文波特开始的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第 一 部

从迪克森到华盛顿

如果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蒙哥马利监狱的那份工作，我料想我绝不会离开伊利诺斯。

我常常想搞清楚，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怎样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在人生道路上一个显然是偶然的转折怎样把你引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漫长旅途，你从未打算也从不希望走这条路。对我来说，这些转折点中的第一个发生在1932年夏，灾难深重的大萧条时期。

那是个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时代。我想，没有经历过大萧条的人，绝对无法理解那时是多么困难。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话说，“国家九死一生”。几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全国的失业率超过26%。收音机每天都充斥着刺耳的通告，告诫人们不要离家寻找工作，因为，播音员说，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没有工作仿佛就是没有希望。

我住在迪克森，这是个位于伊利诺斯西北部的城镇。当时，许多家庭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失去了他们的土地；提供过很多工作机会的水泥厂关闭了；市区大街上，乱糟糟的人群在挂起门板的店铺外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

我还算运气好。1932年夏天，我在附近的洛维尔公园做第七年救生员的工作，攒下了足够到四处寻找工作的钱。那年夏天，我有一份刚得到的大学毕业文凭和许许多多的梦。

瞒着父亲（我知道他相信那些连篇累牍的广播，准会说我离开迪克森去找工作是浪费时间），我满怀找到一份广播电台播音员工作的憧憬，在游泳季节结束后沿途搭车赶往芝加哥。但我所

得到的一切却是拒之门外：没有人想要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于是，我只好惶恐不安地搭车回到迪克森：这初次涉世，窒息了我的一切美梦。

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一个心灰意懒到极点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在冒雨在路边拦车回家的那一天，疲惫不堪，饱受挫折，身无分文。

但一回到家，我爸便告诉我，他有好消息：蒙哥马利监狱守备队刚刚决定要在迪克森开一家商店，正在物色一个在高中时体育成绩突出的人管理体育商品部，这个工作每周工资12.50美元。

忽然之间，我有了一个新的梦，它不象我那个真正的梦想那样富有诱惑力，但看来却更脚踏实地。在那年夏末，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管理蒙哥马利监狱那家新商店的体育商品部更重要了。我喜爱运动，在高中和大学，我曾是校足球队的选手，并且喜爱那里所有的每一项运动。这个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能在经济上帮助我的家庭，当时这种帮助确实是需要，而且还能开辟一条生活道路。即使是在大萧条期间，蒙哥马利监狱也享有稳定可靠的雇主的声誉，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在体育用品部干得好，不久就会升迁。

我告诉我父亲，我会把这个体育用品部经营得非常之好，好得甚至蒙哥马利监狱从来都没见过。向这家商店的经理申请这个工作时，我对他讲了同样的话，然后就静候他做出决定。

几天之后，他的决定令人心碎。他把这个工作给了我们高中篮球队的一位前超级球星。

经历使我相信，上帝为每个人都制订了一个方案，命运中那些似乎是偶然的曲折也完全是这种方案的组成部分。我母亲是一位瘦瘦的妇女，她有满头茶褐色的头发和一种象宇宙一般深邃的乐观意识。她告诉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某种目的。